

周克芹

ZHOU KE

QIN

中国当代作家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周克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葛志超 于砚章

周 克 芹

Zhou Ke Qi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35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4}$ 插页4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10

ISBN 7-02-001589-1/I·1390

定价 8.35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自序

从一九五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至今整三十年了。生命的最健康、最富创造力的三十年，我与文学为伴度过来。与文学为伴，主要是说这么些年不曾间断过阅读和思索，而并非是每月每日都握笔写作。阅读文学作品比写作更轻松愉快，这是无疑的；更何况，在这三十年中有十余年是无法进行写作的。所以，当一九七七年我得以被允许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时候，遗憾地只能将勉强过得去的七个短篇编成一本薄薄的小书。

收在现在这本选集里的，则是一九八〇年以后的作品了。是从长篇写作过程中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中篇、短篇中选出来的。长篇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要开了头，总是可以往下写的；而短篇却个个都得另起炉灶，其难度于我并不亚于写长篇。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仍然不多的原因。这里主要选入近期的作品，而完全没有早期学步的创作，并不是因为早期作品的幼稚浅薄而羞于提起（那些作品自然是幼稚的和浅薄的），正如一个人不会把他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视为可羞一样。然而我依然把早期小说暂时搁置一旁，不把它们编入这本集子。我想，那个时代毕竟相当隔膜了，把那个时代那个处境下写成的东西放在现今的读者面前，需要就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作者的思想说许多话，那样一来，这篇小序就将成为一篇总结或反省了，正如我们一些可尊敬的老作家已经做过的。但是，我不情愿那样做。

即便是收在这里面的近年的小说，我也难于反省似的说些

什么，哪怕仅仅是艺术上的反省。追寻小说的源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小说中通常有一个虚构的世界，更因为写作一篇小说时的心境已经随着小说的完成而消失或者改变了。事后的回顾与当时的情形不可能是一致的。在一种不一样的思想认识和情绪环境中逆向而行去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道路肯定会越走越窄，最后只能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或轻易地把自己纳入某一个现成的文学“主义”之中。分析家们这样做是无可指责的，见仁见智，有他们的自由，而作家本人做起来，就不怎么心甘情愿了。

我读书太杂，就大量的小说而言，我很难说出特别喜欢什么或特别不喜欢什么，看理论著作也不故意地挑选。就我所接触到的（当然是有限的）创作理论，它们无论怎样的完整，也和我进行创作时的实际的情形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向来视理论为一门高深的学问，只好对它们保持沉默。自然，创作时也没敢把它们“拿来运用”（运用它们就亵渎了它们，我认为）。创作时，就忘了它们的存在，而集中精力对付我面前的小说，只想把这篇小说写得有新意，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尽可能展开一种新的艺术境界，向自己也向社会提出新的问题；我集中精力对付笔下虚构的人物，只想把这些人物写得真实，生动，有生命，有个性。如此而已。我不能把自己的粗糙得如同我本人、杂乱得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的小说，去攀附在任何一个牢固而高竖着的理论立柱旁边，给自己贴上一个什么流派的标签，借以壮胆。

当然，这一态度并不降低我对理论的阅读兴趣，和对理论家的尊敬。我常被他们的文采所感动，更常为他们令人折服的思辨而击节钦佩。理论和创作是文学起飞的一对翅膀，我只是站在创作这只翅膀上而已，所以我难以高飞入云。

那么，就自己的创作，我能说出一点什么来呢？恐怕只能是

小说与环境的关系了。的确，我的创作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只要一动笔，一幅幅景象各异的乡村图画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十分熟悉的人。我的创作幻觉往往来自家乡和自己的经历，但我经常要摆脱它，而使自己隐蔽起来，努力做个冷静的旁观者，去评说乡村生活、乡土人情的是与非，去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努力，使我获得过一些成功。总的来说，熟悉的环境给了我不少创作上的惠赠。由此，可以认为，像我这样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方”的作家，写起小说来，环境无疑是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至于“观念”，在这里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想象”也植根于环境而与观念无关。

我笔下的人物和景致全部来自我熟悉的并为之而感动过的乡居生活的一部分，仅仅这一个部分。因此不如南方乡村题材作家笔下的细腻温柔令人愉悦，也不及北方黄土高原作家的那种慷慨悲歌催人奋起。我是属于西南巴蜀文化环境的。我想，只要笔下的景致、人物不至于在我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而令读者生厌，就行了。我只要做一个“地方型”的作家，孤独地行走在这西南一隅的乡间小道上，也并不寂寞。我不敢妄想闯入别人的圈子，那样，我肯定会像走错了房间一样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至于选入本集的这十三个短篇和三个中篇，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愿读者喜欢其中一些篇章，就足够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于成都

目 次

自序	1
----------	---

小 说

人生一站	1
难忘今宵	9
雨中的愉悦	18
虚惊	24
上行车，下行车	30
来来	40
绿肥红瘦	67
勿忘草	88
晚霞	105
山月不知心里事	126
邱家桥首户	142
写意	161
笔筒的故事	170
桔香，桔香	178
果园的主人	269
秋之惑	361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77
-----------------	-----

人生一站

无风的白昼，照例是很暖和，阳光闲闲地铺在小城的瓦屋上，投在窄窄的街面上。阳光在小城的街面上爬行，像小城的日子一样，闲闲的，一寸一寸地不知不觉地过来，又过去。似乎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一些什么。

这日子，是怎么的呢？

要回想起来，他们个个都好像有些困难，或者不好说，便不去想它。若是哪一日某人偶然提起一句：初来的时候……是怎么的呢？大家便笑笑，只说记不起来了，日子过得真快呵。

真快。莫欣和杨晓英的儿子八岁了。何祖林做了老县委书记的女婿。刘道芳与本城世家霍老红军的长孙结婚，而今霍家已是四世同堂了。

莫欣和杨晓英可谓萍水相逢，一个学医的分在县医院，一个学文的分在文教局。在这小城里像他们这样来历的人自有一种气质相互吸引，当然也因为寂寞，便认识了，便结婚生子了。一家三口走在小城街上温暖的阳光下，叫本城的夫妻们无不感到自卑。

何祖林的选择，以及刘道芳的婚姻，也是人人羡慕的。老书记的千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读了师范，而人长得端庄秀雅，且贤慧温柔。那霍家的儿郎则英俊挺拔，在部队做过连长，往人前一站，都说像电视新闻节目里三军仪仗队里的某一个。刘道芳第一次在街上看见他，便顿时觉得腿脚发软，上气不接下气。

很好。“有失必有得”，他们都这样认为。

随后又来了郝建。学文科的，分在广播局做编辑。

随后又来了郑文夕，农学院毕业，在农林局上班。

随后又来了陈昆，他学的是农业经济，便放在县委大院里的政策研究室。

突然一股风来，大学生在这边远小城中显得更加金贵了。各单位都抢着提拔，像比赛似的。刘道芳由县体委干事而变为妇联副主任，莫欣升任文教局副局长，杨晓英从医院调出来做了卫生局副局长。何祖林当宣传部副部长，此人文笔极好，据说地委宣传部还想往上提，叫老书记给留住了；老书记不喜欢自己独生女儿跟了女婿远走高飞。郝建在广播局，该局的副局长已经太多，便提了他个“编辑室副主任”，哪知立即就被新近成立的“城建局”挖了去，提了副局长。

这个城建局没多少事做。小城就这么一条街道，四围高山峻岭，怎么建设？再说，也没钱建设，这个县穷。郝建无事做，觉得有点难为情，心中便想道：这好运气一来，和交了厄运差不多，你是顶不住的。

这一群大学生互相之间很是友好，虽然没有经常性的固定的聚会，但三三两两这家那家的串门聊天也是常事。凡是做了副局长的实惠之一便是三室一厅新造的房子，而且都在一幢楼里，来往更为方便。建设局副局长郝建是个热心人，又还没结婚，他家成了个小小的沙龙，吃的喝的自然是不缺。沙龙吸引着本城一些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然而，大凡没有一张大学文凭的，轻易不敢登堂入室，即使出于敬慕而偶然去了，也是半个屁股挂在沙发边儿毕恭毕敬坐上一个时辰，搭不上话的。他们的话题，从幼儿保健谈到气功，从埃及金字塔密室到本省会新近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从电视图象不清晰这样一个恼人的问题谈到

本城要不要建一个公园的问题。谈到物价问题时，大家就庆幸本城副食品价格很便宜，全国再没有比这偏远小城更便宜的了，但愿永远这样便宜。郝建去省城出一趟差回来，带回一些消息，说是那里的大学文凭持有者们有一个口号：“北上从政，南下经商。”在他过去的同学中谁谁已经付诸行动了。这种消息对于小城沙龙的成员像是听了一个遥远的冒险故事，啧啧连声表示惊讶。惊讶之后，便笑一笑。

当初背着行囊乘坐长途客车翻山越岭来到小城报到时的那种委屈、那种被发配感，早已烟消云散。那种不习惯、不安生、傲气、闹着调离此地的现象已不再发生。至于初来时伴着他们日子的那份孤独，也都淡忘了。如今，要是偶尔出差到外地去一阵子，十天半月的，他们就加意地把这四围山色中的小城想象得更美一些：一个闲适、温暖、安静的世界，一个叫人无比眷恋、叫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就像诗人们通常怀念故园那样。当然，在外地办完了事，急急忙忙赶回来之后，那一份温柔的乡思立即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子：安适、富足。

爱情也不惊心动魄。所有的恋爱事件都按部就班依着一定的程序通向婚姻的“幸福之门”。大学生们的恋爱，只有在这小城里才显得如此的圣洁，虽有众多的红绣球抛来，却没有多少选择的可能。不知何时开始，本城的中上层人士通过联姻这一古老而实用的方式已经结成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网。如今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年代，来到这个地方的大学生人数又不多，便成了重点追逐的对象，不用一年半载便都经由介绍而恋爱、恋爱而结婚，结婚而进入某一个裙带关系网之中。这一种进程并非都是身不由己。这一点，从他们安家立业之后变得安静成熟的性格以及渐渐发福的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郝建还是个单身汉。这位老兄长得短胖，像个胖娃娃，按

时下小城中稍有文化的女子的择偶标准，郝建有些困难，大家就积极给他想办法。这个任务落在妇联副主任刘道芳身上，刘道芳常抱着她的儿子——霍老红军家第四代根苗——到郝建这边来玩，入乡随俗：她教儿子叫郝建为“干爹”。郝建喜欢孩子，尤其喜欢孩子身上那股奶香。郝建的棋艺特好，县里头头们就常请他到家里去对弈。因此，郝建人缘关系越来越好。

郑文夕第一次被郝建邀请参加沙龙聚会这天，是郑文夕来到本城农业局报到后的第五天。初来乍到，加之一表人才，使他给这个圈子带来了一阵小小的兴奋。除了原有的沙龙成员外，今晚又多了一位姑娘，她是宣传部副部长何祖林的妻子——县委副书记的女儿——的表妹，她的父亲则是本县很有声望的一位区委书记。她本人在区属小镇上念完高中，正在父辈们的安排下到县城工作。她的表姐和表姐夫带她参加今晚沙龙聚会，当然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这姑娘心中清楚。她的眼睛不住地在郑文夕身上扫描，好像看不够似的。不消说这是本城流行的一种“相亲”的方式，人人都得经历一次的。惟独郑文夕不懂。郑文夕本是个多情公子，极愿意同女孩子们往来的，他见这位姑娘村姑似的健美，村姑似的眼含羞涩，便觉挺有意思的。大家都谈了一些什么，郑文夕没有注意去听。散了以后，他便主动提出要送这位姑娘回家。须知，在这小城里目前还不时兴这个——深夜里上街的姑娘自是由亲人陪伴，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是不能提出这种令人可疑的要求的。姑娘有些为难，望着她表姐。到底表姐夫——宣传部副部长何祖林见多识广，思想开通一些，说：“文夕同志，就麻烦你送送小玉吧。”

沙龙成员们在楼前向他们两人挥手道别，人人脸上都露出紧张的欣喜神色。

步出一段街面后，郑文夕问：“你家住哪里呵？”

姑娘说：“我家远着呢！”

“有多远？多远也不怕，我陪你慢慢走。”

“嘻嘻……走齐天亮也走不到的。”

“有那样远么？”

“当然哪！不过，我进城来，暂时住舅舅家。舅舅家在东门。你是才来的人，你不知道东门在何方吧？”

郑文夕的确不知道哪是东哪是西。他抬头看天，一弯新月挂在不远处黑色的山峰上，顶头的天空是深蓝色的，布着些许明亮的星星。那星星太亮了，不像是真的星星，整个夜空好像舞台布景，然而这是真的，真正的深山星月夜。郑文夕觉得有趣极了。

“看清了吧？我们刚才在西门，这会儿正向东走。”

“是的，月亮正从那儿起来呢。”

“你觉得我们这山区好么？”

“好，挺好的。”

“不是真话吧，我可不认为好。我做梦都梦见离开山区。小时候常想，长大后能到县城工作有多好，可现在长大了，又想，能走得更远，到省城去工作更好……可我没考上大学，我们学校从来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算是白读了。我要是能考上，大学毕业我绝不到山区工作，我恨死了山区。哎，要是能自由选择就好了——谁愿意来就来，谁愿意走就走，那么，我肯定离开这儿……”

郑文夕没想到这姑娘竟如此天真可爱。而姑娘的一席话，正好说在了他的心头。他并没有打算在这山区小城住一辈子。不过，眼下，他还是觉得这儿满不错的。他喜欢玩，城里玩够了到乡间玩。他不在乎。

路过农业局宿舍，郑文夕说：“要不要进去喝点什么？”

小玉姑娘有些踌躇，她还不习惯这种邀请。

郑文夕已进了大门站在楼梯口等她。她便跟了进去。其实郑文夕的单身宿舍里什么喝的也没有。他抱着空空的热水瓶摇着，一脸窘相。姑娘扑哧一声笑了。

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农业局长把郑文夕请到自己办公室，告诉他：局里决定安排他到农技站去工作，在五十里外一个叫大谷乡的地方。

“明天动身，有什么困难么？”

郑文夕傻眼了。但他说：“没困难。坐车去么？”

“有二十里公路通车，余下的就得步行了。没关系，我和你一道去。我得亲自为你安排，大学生嘛，财富呵！”

第二天郑文夕收拾行李等着局长。

可局长半天没露面。

下午局长来到郑文夕宿舍，脸上挂笑，说：“快把行李解开吧，你不用去农技站了。”

“这是……”

“就留在局里。”

局长眯了眯眼睛。

郑文夕觉得这事挺可笑。晚上便去郝建家对郝建说了。可郝建并不觉得可笑。

“这里的领导挺幽默的，是吧？他们常和下级开这种玩笑么？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所以没叫领导给吓着。”

郝建说：“半点也不幽默，绝不是玩笑！”

“那……”

“我问你，前晚你送小玉姑娘回她舅舅家去啦？”

“是呀，”

“中途你把她带回你宿舍啦？”

“对呀！”

“你们在宿舍里逗留了1小时27分钟。是不是?”

“我设计时间。”

“你们躲在屋里干了什么事儿?”

“看你，这问题问得多俗气!”

“你知道那姑娘的舅爷是谁?他是主管农水口的副县长呵!”

“那又怎么样?”

“看你一副傻相。小玉姑娘昨晚回去哭了半夜。她舅舅一气之下叫农业局长把你赶出县城，放到大山沟里去。这消息叫小玉知道了，寻死寻活不答应，跑去找她姨爹，她姨爹就是老书记，何祖林的岳丈大人。老书记考虑这种事不宜声张出去闹出笑话来，就叫他们撤了那个决定，不动你的工作，慢慢再说。”

“再说什么呀?还能把我怎么样?”

“谁知道。说真的，小玉姑娘挺喜欢你。你喜欢她么?”

“这……”

“你可不能破坏了这小城的规矩。你得和小玉姑娘结婚。”

一周以后小玉姑娘办完手续正式调入农业局做资料员。她和郑文夕形影不离。小城又多了一对令人羡慕的热恋男女。郑文夕不久也升任局长助理，得到三室一厅住房，区长——小玉的父亲——从乡下运来一大卡车新制的木器家具。郑文夕好玩，不用他管什么事，只等着做新郎了。

沙龙越来越兴旺。不久又来个叫陈昆的。

陈昆在县委政策研究室上班。成天翻报表、查资料，夜晚吭哧吭哧写文章。

陈昆也应邀去沙龙聚会。不过不常去。他为人很随和。他发现本城的人们对他那一头长发不感兴趣，便到理发店去推了个小平头，和大家一样。不过，当沙龙的女士们主动为他张罗对象的事儿时，他却宣称，我是独身主义者。真新鲜!大家说，怎

么可能呢？还这么年轻呢！他就解释道：我不敢保证结了婚以后我不会把那个和我结婚的女人抛弃了，我这人，干什么事都喜新厌旧。若是有一天我烦了，要离婚了怎么办？不知道诸位有何办法？

大家一时无言，面面相觑。

随即，大家笑起来，笑得有点尴尬。

郑文夕就说：“兄弟，这个主题太严肃了，还是谈点别的什么吧。”

但是，沙龙的聚会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也没有出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谈话的题目显得有些枯燥了。无论郝建怎样的努力维持着，聚会的次数渐渐地稀疏了。

虽然在无风的白昼，照例还是暖和，明媚的阳光呢，依然闲闲地铺展在小城窄窄的街面上……

难忘今宵

一个隐隐的、仿佛来自遥远天国的声音：

醉了，醉了，我真的是有些醉了……

白俊成抓起一块湿毛巾揩汗，毛巾刚触到额头又忙放下。不知是谁往这块小小的湿毛巾里吐了酒。他觉得自己额头和头发已沾满了酒气，不由一阵恶心。

“白县长，我们敬的这一杯，你得喝下去。否则，我们水电局全体职工都有意见！”

“我不是已经喝了么？”

“那不算数。这杯酒我是代表全体职工敬你……”

“领情，领情，我实在没有酒量的。今天，这是第……第五台了……”

“前四台你都喝，到我们这里不喝，就是不重视我们局了。我们局对全县经济贡献也不小呵……”

“哪里是不重视呢？你们贡献很大……”

“那就该喝！”

众目睽睽之下，白俊成端起酒杯：“好，大家一起喝，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再次感谢水电局全体职工这一年的辛勤劳动……”

“干杯！”大家齐声吼。